

中外名作艺术鉴赏丛书

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卷

北京市文艺学会编

主编：马尚瑞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外名作艺术鉴赏丛书
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卷

主编 马尚瑞

文化艺术出版社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7.375印张 16.4千字

1989年9月 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39—0531—X/I·290 定价：2.70元

12034/55

中外名作艺术鉴赏丛书

序

曹子西

北京市文艺学会1980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文艺思想、创作理论的研讨和优秀文艺的普及活动。为广大读者和青年文艺爱好者精选一套中外现代著名作品的读本，借以提高阅读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愿望和文艺学会活动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现在，经过马尚瑞等同志的多方筹措和安排，以及不少著名作家和一批中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与诚意合作，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这是令人感到十分欣慰和鼓舞的，也是北京文艺学会在步入第十个年头时所做出的一件重要工作。

这套丛书按照中外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分别辑印成六册，共收140位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166篇。入选作品都经过认真、反复的筛选，其中不少是在中外文学史上早有定评的，或者商请作家本人提出来的代表作。每篇作品均附有写作艺术分析、鉴赏和评论的专文，可说是珠联璧合，更增强了读本的吸引力。目前，我国古典诗词鉴赏词典一类的书籍走俏，颇受读者的欢迎，但受词书体裁的局限，鉴赏部分总不能充分展开。而这套丛书中的鉴赏评论文章，在文艺特点分析和创作经验总结方面则显得更自由，也更贴近我们今天的写作实际。

编选者的用心首先在于求精，要选得精粹，要把精华选

出来，这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选篇的困难是在丛书的有限容量之内，来达到荟萃、鉴赏中外现当代名作的目的。我认为，丛书的编选者始终注意突出鉴赏读本的特色是直得称道的。因为，这不是某一位作家、某一个时期或某一国外、地区的文学选本，它可以不受这些方面的局限。象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其创作成就本来是多方面的。在丛书《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卷》中只选入他的《故乡》，而鉴赏评论文章又侧重于谈这篇作品的环境描写与对比艺术的运用。老舍以表现北京地域特色的长篇小说与话剧创作而彪炳于文学史册，丛书《中国现当代散文卷》选入他的《想北平》，来让读者体会这位著名作家同他生长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之间的血缘联系。除极少数例外，如中国的鲁迅、郭沫若和艾青，以及外国的几位著名诗人，丛书入选的作品大都是某一位作家某一个主要方面的代表作，尽量避免同一作家不同作品的重复出现，以加大名家名作的包容量。

其次，作为鉴赏读本，丛书编选者力求反映现代中外文坛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这一点，在丛书中国诗歌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中国白话诗滥觞时期胡适的《人力车夫》到广为传诵的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从创造社诗歌主将郭沫若的《炉中煤》到蒋光慈的《哀中国》和殷夫的《别了，哥哥》，从闻一多的《死水》到臧克家的《老马》，从汪静之的《惠的风》到朱湘的《雨景》，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到戴望舒的《雨巷》、何其芳的《预言》等，简直包容了中国新诗早期发展的各个流派。当抗日救亡的狂飙迭起，入选的名作有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艾青的《北方》和田间的《给战斗者》。而阮章竞的

《漳河小曲》、闻捷的《夜莺飞去了》、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和李季的《厂长》，让读者又看到了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的诗情画意。诗歌卷还选入郭小川的《望星空》、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以致余光中的《怀乡四韵》和舒婷的《致橡树》等等。无论是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四代、第五代的诗人，无论是写实派、浪漫派、象征派、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兼收并蓄，略备一格，这也是鉴赏读本不可残缺的。

最后，在外国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中，丛书编选者的视野是相当广阔的，举凡东西方的文学大家都有名作供读者品味。象印度文学巨擘泰戈尔的诗歌和小说，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散文作家壶井荣和佐多稻子，丹麦童话大王安徒生、尼克索，法国的莫泊桑和雨果，俄国的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和布宁，波兰的显克微支，美国的马克·吐温，智利的聂鲁达，英国的萧伯纳，德国的海涅，匈牙利的裴多菲，以及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阿赫玛托娃，还有英、法、意、奥、北美、菲律宾的一批现代诗人的名作。作为世界文学的鉴赏读本，在这里也称得上百花纷呈，争奇斗妍了。

在这套丛书中，赏析和评论文章大约占有总篇幅的一半，而且是为着读本的艺术鉴赏要求专门写的。不少评论者本人都创作过诗歌、散文或小说，备尝此中甘苦，写来也就更令人感到亲切。我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文艺爱好者能够接受和欢迎这套丛书。我们也愿意再接再厉，精益求精，在中外优秀文艺作品的普及工作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9年3月19日

中外名作艺术鉴赏丛书

——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卷

目 录

故乡	鲁 迅 (1)
环境描写与对比艺术的运用	
——读《故乡》札记	马尚瑞 (11)
多收了三五斗	叶圣陶 (16)
群情激昂历史写照	
——读《多收了三五斗》	王相宜 (25)
华威先生	张天翼 (30)
谈《华威先生》的写作艺术	高长印 (39)
荷花淀	孙 犁 (44)
映日荷花别样红	
——《荷花淀》的写作艺术	杨铭娟 (53)
我的两家房东	康 濯 (59)
谈《我的两家房东》艺术成就	高长印 (81)
党费	王愿坚 (87)
《党费》的艺术特色小析	王凤海 (99)
山区收购站	骆宾基 (104)

重读《山区收购站》	闻 敏(134)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 洁(139)
它为什么具有持久的魅力	
——读《森林里来的孩子》	闻 敏(157)
话说陶然亭	邓友梅(162)
于无声处听惊雷	
——读《话说陶然亭》	张丽航(176)
小镇上的将军	陈世旭(181)
在逆境中表现人物的性格	
——谈《小镇上的将军》写作艺术	马尚瑞(202)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207)
在新生活的大门口	
——《读陈奂生上城》	张丽航(220)
编后记	马尚瑞(225)

故 乡

鲁 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象，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

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獾尽力的刺去，那獾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

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的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弭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

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獾。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獾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獾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獾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

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住了。我孩子的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象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鲈，……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我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捡择。

下午，他捡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工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

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象，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

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921年1月

鲁迅 (1881—1936)

1881年生，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姓周，本名樟寿，字豫才；后又取名树人。鲁迅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的笔名。1902年赴日留学，先学医，后从事文学活动。1909年回国。民国成立后到教育部任职。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编委。先后发表《阿Q正传》等小说，结集为《呐喊》、《彷徨》。1927年底到上海，开始了一生最光辉的战斗历程，写了大量与反动派进行战斗的杂文。1936年10月19日病逝。